

陈可冀 主编

清代宮建殿匾額

傅杰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新学网

PDG

样 本 库

清代宮廷醫譜

傅杰

陈可冀 主编

陈可冀 周文泉 编著
李春生 张文高



人民卫生出版社

1164064

清代宫廷医话

陈可冀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 10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号印张 8 插页 168 千字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8,500

统一书号: 14048·5435 定价: 2.40 元

[科技新书目 142—91]

24146/33

前 言

《清代宫廷医话》乃应人民卫生出版社之约，由我等从事清宫医药档案研究之几位临床医师，共同于繁忙诊务之余，旁征博引，注重征信，认真撰写而成，凡六十题。

有清一代，历二百又数十年，其间遗闻轶事，名人故老，书林艺苑，已多有传录；由于系九重宫阙中事，鲜为人知。至于宫廷中医药病患，生老病死，间或与政治风云有关者，既往忌讳良多，不易竟委穷源，毕见真情。

清太医院设官署于宫阙之东，沿用明制，属五品衙门（一度为四品）；医术凡十一分科，前后虽有增损，但大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咽喉、接骨、按摩等，大体齐备。轮班轮派，奉旨点用，设有“太医入直”（即值班）制度；皇帝驻蹕园廷或巡幸某地，太医官理当随从。宫中诊疗，皆详作“脉案”记录。所谓“翠鼎浓煎”，“遣台御医”，“征收地道药材”，凡此等等，皆极审慎，技艺自亦较高。

本书编写者出于继承发扬我国灿烂之传统医药学之宿愿，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之医药史料为起点，实事求是，撷采崇严，侧重科学性，以医话方式述其特色，以供参考。

全国政协常委溥杰先生至为关切本书的出版，为书名题签，谨致谢忱。由于编写者学识所限，讹舛疏漏，恐所不免，尚望海内博雅指正。

陈可冀

乙丑仲春于北京西苑

目 录

雅俗共赏,清宫医案蕴奇珍·····	(1)
御医难当·····	(4)
清宫中的医事制度·····	(10)
清太医院的医学教育及其他·····	(15)
太医院开设课程的争论·····	(18)
清太医院藏书一瞥·····	(20)
御药房药源管窥·····	(25)
马培之为慈禧诊病奏折小议·····	(27)
太医刘裕铎与《医宗金鉴》·····	(29)
状元医生陆润庠·····	(31)
法国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病纪略·····	(34)
在内廷服务的西洋人服用中药治病·····	(36)
清代宫廷档案与北京同仁堂的历史·····	(39)
皇太后日用与长寿·····	(46)
康熙的健身术·····	(49)
雍正怒杀道士贾士芳·····	(52)
雍正唇、耳病小议·····	(54)
乾隆皇帝的长寿与龟龄集医方·····	(58)
乾隆朝的一些长寿医方漫谈·····	(60)
酒及清代宫廷的益寿酒剂——松龄补酒与椿 龄补酒·····	(62)
道光皇帝脉案拾零·····	(66)
琐谈慈禧作懿嫔时的有关脉案医方·····	(67)

慈禧晚年的病及用攻法治疗的脉案·····	(70)
从慈禧的面肌痉挛谈宫廷的外治法·····	(72)
慈禧的眼病与菊花的药用·····	(77)
慈禧之死·····	(82)
末代皇帝溥仪的病与北京大山楂丸·····	(90)
翁同龢日记和同治皇帝病及其它·····	(93)
清宫帝后等临终时刻生脉散古方的 应用·····	(96)
乾隆皇帝宠妃——“香妃”及其用药 记录·····	(99)
闲话丽妃·····	(101)
珍妃患病缘肝郁·····	(105)
瑾妃病中残年·····	(109)
恭亲王临危脉案及护病档案·····	(115)
权阉李莲英及其医事·····	(117)
慈禧病案中经方的运用·····	(121)
光绪皇帝遗精病的治疗·····	(125)
消食导滞法在宫廷中的应用·····	(130)
清代内廷中人参的广泛应用·····	(142)
延缓衰老的清宫寿桃丸·····	(146)
清宫八仙糕对老年人的强壮健脾效用·····	(148)
清宫治疗脾胃病运用《局方》方剂琐谈·····	(152)
清宫中常用的健脾医方·····	(161)
清宫医案中运用泻下法浅谈·····	(166)
清宫中常用的补肾医方·····	(172)
清宫医案中活血化瘀法的运用·····	(179)
清代宫廷防治牙齿病医方管窥·····	(183)

宫廷中的消暑保健医方·····	(185)
代茶饮倍受重视·····	(189)
宫廷中平安丸的广泛应用·····	(196)
扶正固本良药琼玉膏·····	(200)
受到宫廷重视的太乙紫金锭·····	(204)
清宫医方中丰富多彩的药引·····	(208)
谈谈御医对大黄的应用·····	(214)
具有降脂减肥效用之清宫仙药茶·····	(222)
抗老美容佳酿——清宫玉容葆春酒·····	(224)
关于头发的保护·····	(227)
漫话美容·····	(229)
谈药物香皂·····	(232)
清代宫廷的食疗·····	(237)

雅俗共赏，清宫医案蕴奇珍

清代宫廷医疗档案材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开拓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宝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些当年遗留下来的原始记录中，蕴藏有万千珍奇的珠玉，披读之余，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田为之昭昭，真是如饮醇酒，令人馨香不忘。

一六四四年五月，清军占领北京。九月，清世祖顺治皇帝旋即迁国都由东北沈阳迁至北京。由此揭开了以清宫为中心的清王朝对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序幕。清王朝虽则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代之王朝，但其封建政治、经济及文化，在若干时期中，皆曾发展到某种高峰水平，清代医学自不例外。

清代，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计共十朝。为维护封建统治，宫中对帝王后妃之健康起居极为关注，先后多次征集所谓“品学兼粹”而“名动九重”之医师入内廷为帝后诊治疾病。光绪皇帝病重时，朝廷不仅下诏全国各地征求名医，甚且邀集法国医师会诊；故自清宫医案中我们可以见到御医们严肃认真，细审病原，辨证论治的情景。更由于上下二百余年，王室宫闱之病状真情，医方本草之分两遣用，究竟不同于民间，所以，清宫医案在理论、实践及文史知识方面别开生面，很是吸引人。

现存的清代宫廷医药档案，皆手抄秘录，字迹工整，为不可多得的脉案原件。这些纪录，或书于杏黄册内，或书于

大红笺中，间亦有书于杂色宣纸笺上者，可谓琳琅满目。

在这些医药档案中，有清季历朝帝王后妃的《进药底簿》或《用药底簿》，翔实完整，一般均逐日记载，一年订成一册，如同治皇帝患天花病，自发病之初至病死，长达三十六天，每日均有纪录，成册而无任何遗漏。其中以《老佛爷（即慈禧）用药底簿》、《光绪用药底簿》、《宣统用药底簿》及《总管（即李莲英）用药底簿》等最为系统，有数年连续，无一日或缺者，使我们对西太后的面神经痉挛、慢性消化功能失调；光绪皇帝的遗精病；李莲英的慢性气管炎病有一个很明确的了解。

清宫医药档案中，诊笺很多，或一日一笺，或一次一笺，详简不一。有脉因证治、理法方药相当完整者，如朵朵鲜花，多可采撷。其中皇帝有关医药的“朱批”及“谕旨”也不少见，康熙和光绪的“御笔”较多，看来他们对医药之事是很关心的。

皇帝和皇太后的《起居注》，内务府抄件，御药房各项纪录，各种配方簿等，不少都有姓名归属，是很可贵的。其中如恭亲王的护侍疾病记载，有如今日之特别护理记录，记载某时某刻病状如何，某时某刻服药若干，某时某刻有大小便，某时某刻有何要求，等等等等，参考价值很大。翁同龢的亲笔日记，对于印证同治皇帝病状，证明患的是天花，不是梅毒，起到很大作用。

现存的这些清代十朝宫中重要人物的脉案，不仅涉及历代帝后妃嫔、皇子皇女、亲王郡王，还包括贝子贝勒、格格福晋等；清代大臣如张廷玉、董帮达、傅恒、侯陈泰，以及妇孺皆知的太监李莲英、小德张，和各宫之宫女、“妈妈”等，皆有收录。李莲英患慢性气管炎，从年轻时的病案中就

见端倪，年长后就更明显了。

清代宫中的医事情况，中医学术的发展，古方时方的应用，以及西洋医学传入的影响，宫中应用中西药物的史实，包括用洋地黄、牛乳、羊乳，当时也给病人检查尿中的蛋白含量等，皆有反映。在宫中供职的西洋人传教士张诚，以及给乾隆香妃作画像的意大利画家郎士宁等服用的中药，和中西医药的交流等，皆可于这些浩瀚的案卷中见得，倍觉珍奇。

以上所言，与野史、轶闻大相径庭。试举两则脉案，便可见一斑。

一、《伤寒论》四逆散复方的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力钧请得皇太后脉息左关弦急，右关濡滑。肝旺由于胆热，胃实由于脾实。胃气稍开，拟用疏肝和胃之法调理。

杭白芍一钱，生枳 生枳壳一钱

南柴胡八分 粉甘草八分

百沸汤煎数沸

公丁香二分冲，去渣服。”

此例之识证用方，丝丝入扣。

二、《温疫论》达原饮复方的应用。

“嘉庆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张自兴看得南府首领禄喜，脉息弦数，原系停饮受凉之症，病后复受暑热，发疟，间日往来寒热，此由素有湿饮所致，昨服清脾四苓汤，寒战渐减，今用加味达原饮，晚服一贴调理。

柴胡二钱 赤芍三钱 知母二钱五分

槟榔二钱五分 厚朴一钱五分

半夏曲三钱 赤苓四钱 黄芩三钱

花粉三钱 木通三钱 滑石三钱

草果八分，煨

引加乌梅三个。”

以此续用，进退治疗，二十九日痊愈。

例一用经方，例二用时方，可见宫中治疗崇尚实效，不论学术流派，皆可一展其技。

(陈可冀)

御医难当

御医，又称太医，因其主要在宫中为皇家诊治疾病而名。由于接近当时统治者，加之宫闱森严，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对御医了解甚少，久而存有许多揣测。以往有“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的传闻，认为御医处方平平，应景而已，人情练达为主，疗效尚在其次；也有“太医难当”之说，“伴君如伴虎”，以致历代不少医家均因此借故不应诏来京；尚有认为御医在君王左右，地位至尊至荣者。清代，宫廷内部明争暗斗激烈，政治风云诸多变幻，帝后之死因不明者多，因之御医与政治的关联也引起研究者之兴趣。凡此种种，均表明了人们对御医的关注。

我们在进行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中，发现不少清代皇帝有关医药的朱批和朱谕，这些珍贵之原始档案资料，有助于讨论和研究宫中御医的诸种情况。从这些朱批（谕）中看“太医难当”是有道理的。

宫中治病，皇家对于疗效至为强调，倘治疗效果欠佳，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甚至惩处；反之，若疗效满意，亦褒奖有加。如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皇帝对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疗简亲王泄泻的朱批，便是一例：

“五月二十九日，院使刘裕铎谨奏 奉旨 看得简亲王，

原系湿热伤脾泄泻日久之症，以致口疮糜痛，肚腹泄泻，日更衣六、七次，形瘦食少，四肢浮肿，脉息微弱。年老病大，服过保元、异功、理中等汤，泄泻时减时复。自交夏至以来，胃气日衰，饮食益减，其症可畏。今仍用理中汤加减，竭力调治。谨此奏闻。

加减理中汤

人参五钱 白术五钱土炒 炮姜二钱 附子二钱制

茯苓三钱 白豆蔻二钱煨 甘草三钱去心”

简亲王，原封济尔哈朗，次后爵位相袭，至乾隆朝，袭爵者为济尔哈朗弟费杨武之曾孙德沛（按，德沛于乾隆十七年死，故此奏折或为该年事）。德沛操履厚重，深得乾隆赏识，故对其病情至为关切，在病情奏折上朱批：“知道了。夏至已（以）前就该治好了，钦此。”考若奏折为乾隆十七年，夏至当是五月初十，而朱批时间业已五月二十九日，病情迁延不愈，皇上大为不满，埋怨之心，已有表露。尤有甚者，对于疗效不著者，更有诸多申斥，朱批亦辄恶语相加。如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太医院御医刘声芳、李德聪，奏治正黄旗包依、护军参领莫尔洪之暑湿伤气下痢病，病势缠绵，恐成“关格”证，改用升阳益胃汤治疗之奏折，康熙帝朱批：“尔等皆因医学粗浅之故，所以往往不能救人”。乾隆皇帝亦常申斥御医，如乾隆二十年，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由毒热内盛，以致谵语，舌苔焦黑，六脉细小，病势危险”而急奏皇上。总管王常贵奏过后，乾隆帝朱批：“交给他们一个病就治坏了，你提防着点，着他去守着看，钦此”极为不满。光绪皇帝，身体孱弱，诸病缠身，御医治疗，颇感棘手。光绪本人求愈心切，每每大发雷霆，其谕示病情之时，对御医尤多申斥。如光绪三十三

年之光绪病原（病情记录）中有“药餌无效。以上各病究竟能治与否，开方时当明言之，勿得草草仅开数味无关紧要之药，以图塞责”及“须切实想法速治，勿得延误”等语，显系对疗效不著十分不满。又如：“所用之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病匆匆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务俾见愈”，申斥之余，仍要速效。尤甚者，光绪三十四年病原中諭示：“……，寸效毫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证光绪求愈心情之迫切，亦说明宫中御医治病疗效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时不能敷衍从事。

当然，如果疗效满意，皇帝亦褒奖有加，以资鼓励。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治疗内大臣侯陈泰病“伤寒”奏折及朱批可见一斑。奏折上说：“三月二十三日，光禄寺卿_臣冀棟、御医_臣刘裕铎谨奏：雍正七年正月十三日，奉旨看内大臣侯陈泰，原系伤寒发瘧之症，服过益气、化瘧、温胆等汤，今已全好。谨此奏闻。”

皇上的朱批是：“陈泰病症难为，冀棟、刘裕铎医治，着各赏记录一次，钦此。”记录一次，即记功一次，自然有助于日后的晋升。

不惟如此，御医辨证施方也常常受皇帝的干涉。清代不少皇帝对医药抱有兴趣。姑且不论其水平如何，却常指挥御医辨证处方，而御医纵有高明的医术，仍得遵旨行事，倘有异议，皇帝便动以声色，从而给治疗增添不少困难。

康熙五十一年，正黄旗四等侍卫布勒苏患病，御医诊为“狂病”，康熙帝否认，批道：“非良医也，恐非疯狂，钦此

钦遵。”并派太医院左院判黄运、御医霍桂芳于八月五日再去诊视，后回奏有：“向他探问，其口出胡话，言有人持刀砍他，用枪刺他，欲向他索取银两”以及“问其弟护军柴吉木，其言许多日皆言此语”等文，黄运等认为属“肝经积热，痰气结于心包，以致语言错乱，病似疯狂之症。”康熙帝见奏大怒，遂朱批：“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此例以其症状表现，当属癫狂类病，而康熙帝主观臆断，否认御医诊断，御医虽有异议，亦不敢不遵圣旨。在诊断方面如是，治疗方面，朱批中议论更多。如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刘声芳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服。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諭示不合医理，御医又安敢不遵旨照办。光绪皇帝常以知医自诩，每于“上交病原”之中，諭示对其本人病症之治疗办法。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十批曰：“总之，气（身）体素虚不受补剂，补之徒助上热，清之又碍下元，其详细斟酌，务令下元实而上热退，方可愈也。”斯时，光绪之病势已十分沉重，“治疗多有掣肘”（医案中语），而其本人又常自作主张，致使御医无所适从。尤甚者，对药物选择亦时有朱諭：“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据以后脉案载，御医用药即每多施用光绪所示诸品。可见其諭示御医必须恪守。有时其諭示论述特多，御医更茫然不知所措，如光绪諭示：“总论以上诸症，似非峻补不可。然稟赋本系上盛下虚，素有浮热。多服补剂惟上焦虚火更盛，而下部之虚弱并不能愈。用药总宜于补益

剂中，稍佐以养阴泻火之品，俾虚热渐渐下引，兼实下焦为合宜。”据脉案得知光绪帝患有结核、遗精、肠胃病、严重神经官能症等疾患。身体极弱，兼以腰胯疼痛日剧，行动困难。御医治疗，深感棘手，而治疗用药又时常受光绪之牵制。因之，治疗能获小效，延续其生命，实属不易。真是太医难当。

由于御医属皇家之私有，服务于宫中，所以一切活动都得听从皇家安排。甚至给大臣看病也得经皇帝批准。凡王公大臣等患病想请御医诊治，应先奏明皇帝允许后，御医遵旨往诊。其治疗情况，御医亦得及时禀奏，治疗效果，更当详报，如病家有所赏赐或餽赠，尤应奏明，听候皇上谕示，不得私自受纳。如乾隆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太医院御医陈止敬，奉旨为世子成袞扎布诊病的奏折：“奉旨看得世子成袞扎布病，系咳嗽喘息，不能仰卧，形瘦食少，牙疳腿疼等症。服过滋燥、舒筋、拈痛等汤及二妙丸，诸症俱好，惟腿膝疲软，步履无力，常服虎骨木瓜丸调理。给臣缎四匹，马五匹。臣不敢收。谨此奏闻。”

乾隆皇帝的朱批是：“缎马不必收，钦此。”

再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医院吏目、大方脉崔生伟奉旨，前往都尔伯特看扎萨袞贝子丹珠尔病，治愈返回时，曾受赏“银子五十两”，崔“未敢擅收”而奏明皇上，乾隆朱批：“银子不必接他的，钦此。”类似朱批颇多。之所以不许御医受纳，主要在于表明御医是属皇家私有，皇帝派出御医为属臣治病，乃是皇帝的恩典，因之，不能谢御医，而当感谢圣上的“隆恩”。

话又说回来，虽然，御医经常挨皇上骂，但并非水平不高，他们负有保护皇家健康之重任，故宫中对其医术亦有较高的要求。其应诏入宫者，皆是各省督抚举荐之名医，部分

太医院培养者，亦因从师于高手而具一定水平。这不仅可从皇帝朱谕中有“素号名医”、“名医伎俩”等语中看出，在皇帝征荐名医的谕示中亦可证明。如雍正皇帝为征荐地方名医，曾亲笔谕示各省督抚大员：“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透修养之人……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道，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伏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闻有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以留神博闻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这个朱谕，雍正皇帝竟亲笔写了八道，可见其心情之急切。

另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光绪病重，亦曾电谕全国，广征名医：“六月十三日军械大臣口传奉旨，着将陈秉钧等每日请得脉案钞给军械大臣、御前大臣、各院部衙门、并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关看。如知有精通医学之人，迅即保荐来京。钦此。”

又如“着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以候侍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亦是一再敦促各省举荐名医。

同样，从御医所书写的脉案及记录的治疗效果分析，他们确实具较高水平。特别是宫中治病强调疗效，御医治病又有遵旨施方之苦衷，在此情况下，尚须收较好之治疗效果，足资证明，御医应是医理精深、疗效显著之高手。当然，御医也确实难当。

（周文泉）

清宫中的医事制度

宫廷之中设立医官“太医丞”，起于秦及两汉。他们兼管医药，负责宫廷帝后和高级官员的医疗保健事务，专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太医院”之称，首见于金代。元朝不仅有专署，还编制《御药院方》和《饮膳正要》诸书，供内廷使用。明代的太医院较元代更为兴盛，设置院使、院判、御医等职，当时的著名医家如董宿、方贤、龚廷贤、李时珍、杨继洲等，都曾在太医院任职，其著述亦丰，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代在明代太医院旧址——正阳门以东，东交民巷内，继续设置太医院，官职亦因袭旧制。现将医事制度作一介绍。

官职和分科

清太医院为五品衙门，自清初以迄光绪，全是如此。宣统元年升正四品，但时间短暂，已近尾声了。

官职的设置：自顺治元年开始，任院使一人，作为首领，制正五品。左右院判各一人，作为副首领，制正六品。当时用语，皆称“堂官”，意为堂上之官。他们掌握医务方面的政策法规，并管辖医务工作。在正副首领之上，设管理院事王大臣一人做统带。正副首领以下属员有：御医十三人，内兼首领厅事二人，初制正八品，雍正七年升七品，给六品冠带，宣统元年升正六品。吏目二十六人。内兼首领厅事一人，初制八、九品各十三人，宣统元年，改八品为七品，九品为八品。医士二十人，内兼首领厅事一人，给从九品冠带。御医、吏